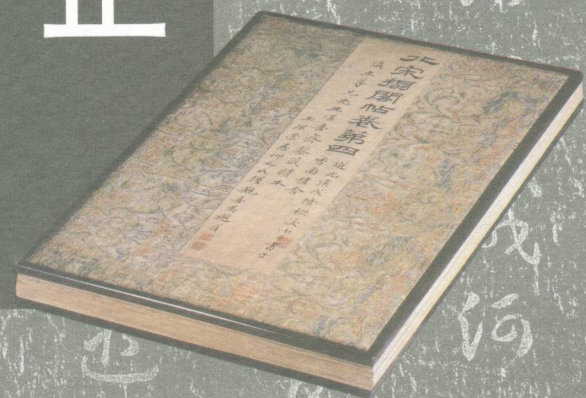


淳化閣帖辨正

曹大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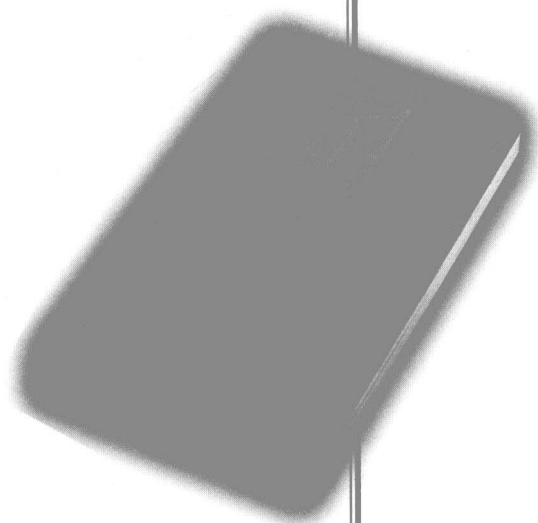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大民 著

淳化閣帖辨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淳化閣帖辨正/曹大民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25-5481-2

I. 淳… II. 曹… III. 漢字—法帖—研究 IV. J292.2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15768 號

淳化閣帖辨正

曹大民 著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200020)

(一) 網址: www.guji.com.cn

(二) E-mail: guji1@guji.com.cn

(三)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

八八九毫米乘一一九四毫米 十六分之一

八·二五

二〇一〇年八月第一版

二〇一〇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一—三三三〇〇

ISBN 978-7-5325-5481-2/J·334

定價 肆拾元

發行
印刷
開本
印張
版次
印數
書號
定價

度年全滿書表

在証明考時

做用之義之

書法時記之

輕存之義之

之書法之

其法偏計法

變法也，加以考

考，使教文也

其法相釋其

之能別也說

用南北相時

王字例書已

以不少。

其法考時書

不遠，其法考

其法之成問題

身欲取真也。深慮餘人病書表之有相同記我。書之常自書表之

待市。市後張真富款。一先不異，其後失之。書之初不覺，其詳者

乃較曰。小人幾欲取真也。歷史記載虛實不虛假。張其真白書

法。遠在極其化，今存其間也。而收張真書其不佳，但王書之書法

中限有限。其真也。書法非常可也。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王書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其法之書法

自序

一本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拓本，是我曾祖父當年使用過的遺物，紙墨古舊，也算是舊拓本吧。少年時我曾反覆臨習過，那時從未對它產生絲毫的疑惑。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工廠工作，同事梁溪楊實如先生，在書法篆刻方面很有造詣，尤其對碑帖有研究，收藏也很豐富。我有心請教，但他因為有所謂歷史問題，在那個年代心有餘悸，不敢和我多談藝術。僅有一次，聽我說起家中的那本《九成宮》拓本，大感興趣，要我帶給他看。不料他一上手便告訴我，這是翻刻本，與原石拓本有不小的差距，這使我很為震驚。以後我看到出版的《九成宮》宋拓本，切實體會到不同本子碑帖的高下竟有如此懸殊，由此開始留心碑帖的各種拓本，分辨精粗好壞，漸漸鍛煉了自己的眼力。

《淳化閣帖》拓本，我接觸很少，所經眼的不過是一些普通本的出版物，如《肅府本》、《游相本》、《乾隆重刻淳化閣帖》之類。對於帖中大量雷同及誤劣之處，非常懷疑。偶與朋友同好談及，大家都有同感，但由於缺乏充分的材料和證據，要真正弄清問題所在，感到頗有難度。

近年來，一些很著名的《淳化閣帖》拓本影印出版。見到的東西多了，但我心中的疑惑非但没有減弱，反而更加強烈。有關文章和報導對《淳化閣帖》過分的渲染拔高，更促使我要去搞清楚它。這便是我動筆的緣由。

我認為學習書畫是一個由淺入深逐步提高的過程。西畫偏重於寫生；中國畫講究的是筆墨，可以從臨摹入手，但終究需要「外師造化」。學習書法則除了臨摹前代佳蹟之外没有其他途徑，因此書法範本的選擇顯得極為重要。

碑和帖是兩大類學習書法的範本。由於功用、形製、材料、刻法等方面的差異，藝術風貌顯然有區別。簡單地說，

碑刻氣魄較大，線質厚重者居多，又因人工捶拓和自然風化而形成金石氣。刻帖則以流利精緻為勝，多行草書，實用性更強。碑和帖兩者各有優長，本來不應該強分高下，但兩百年來碑帖之爭未曾停止。

所謂帖，除了指刻帖外，還應當包括竹木簡、帛書殘紙和歷代書家文人的墨蹟，內容相當宏富。碑和帖正好比鳥之雙翼、車之兩輪，離則傷，合則利。

宋初刻《淳化閣帖》，此後有大量翻刻本出現。研究《淳化閣帖》各種刻本以及相關考評，形成了一門所謂「帖學」。《淳化閣帖》已經被極度放大高估，儼然成了帖的代表。但是實際上，《淳化閣帖》僅僅是一部叢帖而已，決不能代表廣義上的帖。由於它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卻又影響巨大，在千餘年來的中國書壇起了不小的負面作用。

有識之士正是認識到帖學一派書法走向歧路，書風靡弱不振，因此提出尊碑抑帖之說。但他們忽視了廣義的帖所包含的極高美學價值，矯枉過正不免偏頗失當。

還《淳化閣帖》以本來面目，打破對它的盲目尊崇，是本書撰寫的初衷。而真正廣義的帖中蘊藏的豐富材料，值得我們取資借鏡，這是無庸置疑的。

匆促成文，難免有粗疏錯訛的地方，希望得到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目錄

自序	一
引言	一
第一節 《淳化閣帖》的編刻及相關問題	三
第二節 《淳化閣帖》前五卷辨正	一
一 根據帖的內容、辭句和年代辨正	一一
二 根據書藝筆法的辨正	二二
三 現存書蹟與《淳化閣帖》比照辨正	四一
四 以王著題籤帖目與《淳化閣帖》楷書帖比較辨正	五四
五 以偽證偽的辨正	六一

第三節 《淳化閣帖》王羲之書法辨正…………… 六九

一 《淳化閣帖》中王字真蹟…………… 七六

二 《淳化閣帖》中近真王字…………… 八四

三 《淳化閣帖》中王字偽蹟…………… 八七

四 《淳化閣帖》中疑偽王字…………… 一〇〇

第四節 《淳化閣帖》王獻之書法辨正…………… 一〇三

一 王獻之書偽書及疑偽舉要…………… 一〇六

二 可信的王獻之書舉要…………… 一一六

結語…………… 一二〇

引言

《淳化閣帖》在我國書法史上是一部很重要的叢帖，它收羅了宋以前較大數量的書蹟，特別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占了總卷數的一半。在攝影、影印技術還沒有發明的時代，《淳化閣帖》提供了後人學習書法的樣本，影響很大。

《淳化閣帖》問世二千多年來，大量刻帖產生，並因此形成一門研究、考釋各種刻帖的學問——「帖學」。從宋代開始就有對《淳化閣帖》批評、考釋的著作，歷代文人的筆記題跋中也有一些涉及《淳化閣帖》的內容，近代猶有林宰平作《帖考》，對《淳化閣帖》有專門論述。《淳化閣帖》存在的諸多問題為衆多學者所研究。

現代科學昌明，照相印刷技術已能把古代法書印製得毫髮不爽，《淳化閣帖》供人學習書法的作用漸行消退，而帖學亦歸於沉寂。二〇〇三年，上海博物館從美國收藏家安思遠手中購得《淳化閣帖》殘本四、六、七、八共四卷，宣傳力度甚大，一時《淳化閣帖》幾乎家喻戶曉，研究帖學、研究《淳化閣帖》又漸興起。

由於《淳化閣帖》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對它正確評價顯得尤為必要。搞清《淳化閣帖》材料的來源，編纂摹刻的過程，經辦者王著其人其藝其鑒別力和操作的手段，特別是《淳化閣帖》究竟編刻得好不好，以及它在書史中作用如何，從書法藝術本身來評價，這倒是最最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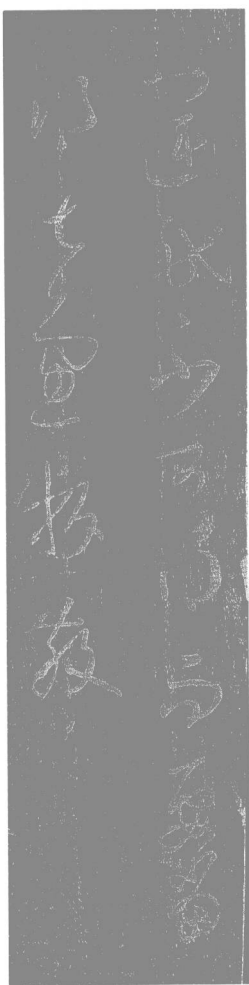
《淳化閣帖》祖刻拓本究竟發現與否，換句話說，究竟哪一個本子是《淳化閣帖》祖本，迄今尚未論定。其實即使發現了《淳化閣帖》祖刻拓本，帖中存在的錯訛不會因此而消失，它的偽書、做書問題仍客觀存在，性質不可能得以根本改變。

我們從宋初歷史現實來分析《淳化閣帖》的產生，其摹刻材料的來源，主事者王著其人和他刊刻《淳化閣帖》的情況，特別是從帖的本體進行辨別真偽。這樣做有不小的困難，一方面《淳化閣帖》中很大一部分的書蹟幾乎都是孤本，無從比照；另一方面歷代法書損毀速度太快，即如書聖王羲之那樣的重量級人物，現在也沒有一件真蹟存世，僅有唐摹本數種而

圖一 上海博物館藏安思遠本《淳化閣帖》卷八《運民帖》



圖二 故宮博物院藏懋勤殿本《淳化閣帖》卷八《運民帖》



已，更遑論其他了。所幸宋代開始即有專門研究考釋《淳化閣帖》的著作可資啓發參考，各種墨蹟和碑帖的印行，使我們今人能掌握古人所沒有掌握的材料來進行橫向比較，有助於深入研究辨正《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影響太大了，至今大多數人仍對它頂禮膜拜，甚至認為可從中窺得王字真面目，這不能不說是極大的認識誤區。可以肯定，當我們真正了解了《淳化閣帖》以後，它在中國書法史上所起的作用也就十分清楚了。因此，花力氣對《淳化閣帖》梳理一番，進行本體研究，是十分必要之舉。

《淳化閣帖》拓本十分繁雜，好壞精粗有相當的距離。故宮博物院藏懋勤殿本刻工相對精良，卷帙相對完整，選擇它作為研究對象比較適宜。圖一例示上海博物館藏安思遠本有模失處，「運」字、「當」字筆勢大誤，懋勤殿本則正確無誤。（圖二）上博安氏本《淳化閣帖》其餘眾多模失與訛誤，不復例舉。因此，本書所引圖版、例字以懋勤殿本《淳化閣帖》為主。

第一節 《淳化閣帖》的編刻及相關問題

《淳化閣帖》編纂刊刻於宋初淳化三年（九九二年），宋太宗命翰林侍書王著主持其事。「淳化」為刊刻的時間，故稱。此帖由皇家刊刻，有的刻帖材料出自皇室秘閣，所以《淳化閣帖》也稱《淳化秘閣法帖》，簡稱《閣帖》。《淳化閣帖》分十卷，收宋代以前書法作者一百零三人，共四百二十餘帖。

《淳化閣帖》究竟是否中國書法叢帖之祖的問題，不少人持肯定的觀點，認為在《淳化閣帖》之前，不存在任何一種書法叢帖，理由是至今沒有發現可靠的比《淳化閣帖》更早的叢帖。

從叢帖的角度來看，《淳化閣帖》卷帙龐大，收羅較富，已相當成熟，若無前代叢帖的草創以供借鑒，頗覺突兀，不符合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

我國古籍中記載了《淳化閣帖》之前（如南唐）即有叢帖。文字記載若能與實物相印證當然更為堅實完美，但中國歷史上大量珍貴文獻圖籍遭到損毀，這是不爭的事實。即以《淳化閣帖》而言，至今也沒有發現一卷真正意義上的祖刻拓本。在見不到《淳化閣帖》祖刻的情況下，難道能說《淳化閣帖》不存在祖刻嗎？南唐國祚短促，所刻叢帖又沒有經過大量翻刻，數量和影響遠不及《淳化閣帖》，那麼南唐所刻叢帖的湮沒無聞，並不值得驚訝和懷疑。即使像《淳化閣帖》這樣的龐然大物，它的祖刻拓本還不是照樣難覓踪影了嗎？證有易而證無不易，以能否見到實物來判定某物的存在與否，並不是科學的態度。前人論及《淳化閣帖》之前的南唐叢帖有三：《保大帖》、《昇元帖》和《澄清堂帖》。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六記載：

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偶讀劉跂《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指《淳化閣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為版本，而

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謂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保大為南唐元宗李璟年號，保大七年（九四九年）刻帖，故稱《保大帖》。此帖向無傳本，無從見其片拓隻字。孫承澤《帖考》並未列入，而程文榮《南村帖考》根據陶宗儀記載淳化年間宋太宗令臣下在《保大帖》的基礎上「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而成《淳化閣帖》，尊《保大帖》為帖祖。

上引陶宗儀文中還提到《昇元帖》，宋周密《雲烟過眼錄》卷四有相同的記述。另外，明文震亨《長物志》卷五，邢侗《來禽館集》都提到李後主命徐鉉摹勒《昇元帖》。清代官方重刻《淳化閣帖》，編有《欽定重刻淳化閣帖釋文》，也說：「集帖至宋始盛，如《雪溪》、《寶晉》、《澂堂》、《秘閣》諸名，傳者絕妙，獨《淳化》祖刻自南唐《昇元帖》而後鑄集最為美富。」孫承澤在《問者軒帖考》中記錄了親見宋代翻刻的《昇元帖》：「南唐李後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每卷後刻『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模勒上石』，為《淳化閣帖》之祖。余止見宋人翻本，上有賈秋壑印。」明汪玉水《墨雨碎金》更言之鑿鑿：「唐《昇元帖》以匱紙摹搨，李廷珪墨拂之，為絕品。匱紙者，打金箔紙也。其次即用澄心堂紙蟬翅拂，為第二品。濃墨本為第三品也。《昇元帖》在《淳化》祖刻之上。隋《開皇帖》之下迄今皆不可復見也。」（引自《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非但肯定了《昇元帖》的存在，并具體談到各種不同拓本的高下。

關於《昇元帖》翻刻本，林宰平《帖考》說：「《昇元帖》，今所見有故宮藏舊拓本，前有鍾繇、王羲之像，有董其昌收藏印識。又番禺潘氏海山仙館刻本，卷首有董其昌題『昇元帖南唐搨』。此兩種皆翻刻本。」

《昇元帖》的有無，最為人生疑者有兩點：其一，保大七年刻帖，不久為何李後主又重刻《昇元帖》？其二，昇元為李昇年號（九三七——九四三），在李璟保大年號（九四三——九五七）之前，後主李煜九六〇——九七五年在位，何以用昇元年號為帖名？甚至有人因此將兩帖混為一談。

林宰平《帖考》認為：第一，「或以保大所刻，事屬草創，王文炳係不見史傳之人，徐鉉則名高當世，其書法為後世所深重。……其命之重勘先朝所刻法帖，摹勒上石，此猶宋徽宗命龍大淵等更定王著所編《閣帖》，重勒上石，以此例彼，正復相類」。第二，「《昇元帖》後主刻而用烈祖紀元。南唐元宗保大十五年以後，改元不及半載，即去帝號，奉周正朔，

稱顯德五年。後主嗣位，用宋年號，其刻帖，用烈祖建國紀元，誠感慨係之矣！論者忽於此，以帖爲後主刻，乃用昇元年號爲疑。後主自無年號可用，哀之可耳，又胡疑耶！」

這樣的推論頗令人信服。

關於《澄清堂帖》，邢侗《來禽館集》載：「余家有《澄清堂帖》，是豎竹簾紙，墨色黯澹，古香拂鼻，鏤手於轉使處時露鋒穎，遂令逸少鬚麋宛然。」董其昌《容臺集》云：「《澄清堂帖》，宋人以爲賀監手摹，南唐李氏所刻。」董又说：「宋太宗因之以刻《淳化閣帖》，又經王著摹手，頗癡肥多肉，失賀監之意，雖聲價最高，不堪並視，有膚清、神清之辨矣。」《重跋〈澄清堂帖〉》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云：「澄清堂所刻，唐賀季真手摹，李後主得之，刻石澄清堂。」

宋人沒有關於《澄清堂帖》的記載，此帖至明清始大顯。對此帖的有無，肯定、否定雙方辯駁甚多。但見過此帖的人，對其品評極爲推美。孫退谷說「（此帖）清真生動，筆花靈舞，覺宋人諸刻皆在其下」，「書家草法，宜入規應矩，力能扼腕，處處停筆爲佳，此法惟王右軍獨據其勝，而《澄清帖》悉傳其神。」汪珂玉引《平陽墨花閣雜志》說：「《澄清堂帖》神骨泠泠，結構遒逸，高出《淳化》十倍。」何紹基《釣魚臺寓園日記》中記錄更爲詳盡：

道光壬寅（廿二年）九月初八，到羅六湖處，言有《澄清堂帖》三本，在一友人處，明日當代借來一觀。據云，若見此帖，天下帖無足觀矣。十四日，六湖借到《澄清堂帖》甲、丙、丁三冊，孫退谷舊藏者，其題跋有「帖至此，天下之能事畢矣」云云。細觀之，鋒芒頓折，變化無端，多露八分體勢，此所以高出《淳化》、《潭》、《絳》也。南唐後主刻石，信爲帖祖矣。

這些評鑒充分肯定了《澄清堂帖》的藝術價值，同時也肯定了《澄清堂帖》作爲南唐叢帖的客觀存在。

早年任上海博物館館長的文博專家徐森玉非常關注《淳化閣帖》的早期刻拓，他在林宰平《帖考》的序言中說：「刻帖不始於宋，而叢帖之風盛於宋。」他並未說叢帖始於宋，祇是說盛於宋，措辭審慎而有餘地。《宋會要》〈崇儒〉載：「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十月，……昇州獻晉王羲之、王獻之、桓溫二十八家石版書蹟。」這是南唐帖石的歷史記錄。啓功《真宋本〈淳化閣帖〉的價值》語涉及此，儘管他極爲推崇《淳化閣帖》，但他從未斷定《淳化閣帖》爲叢帖之祖。可見輕率武斷爲兩位學者所不取。

總之，不能無視前人的記載，《淳化閣帖》之前，南唐已有叢帖刊刻是基本符合事實的。

宋王朝以武力奪取政權，宋太祖趙匡胤作為武人，黃袍加身後，為鞏固統治，實行重文輕武國策。宋代文化事業從五代戰亂後逐漸復蘇，經濟繁榮，學術風氣濃厚，文化事業進一步得到發展。書法作為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得到帝王的重視和提倡。馬宗霍《書林藻鑑》卷九載：「宋承五代之後，文物摧落，藝事曠闕，縹緲散佚，筆札無體。及太祖以『杯酒釋兵權』，示天下以文治。太宗席業，始留意翰墨。嘗語近臣曰：『朕君臨天下，亦有何事？於筆硯特中心好耳。』因遣使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帖，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釐為十卷，是為《淳化閣帖》。」

宋太宗趙匡（光）義為北宋第二位皇帝，在宋代建國之初的文治武功中頗有些建樹。開寶九年（九七六）十月，宋太祖趙匡胤病臥皇宮，突然去世。當時僅有趙匡義在旁，而他隨即以晉王繼皇帝位。兄終弟及，對皇位繼承問題，時人盛傳「斧聲燭影」之說，疑其弑兄。此事撲朔迷離，真相難明，為歷史上一大謎案。

宋太宗在政治上加強統治的同時，不遺餘力地在文化思想領域欲作出一番成績。他在即位初太平興國年間，為顯示文治之功，命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在雍熙三年（九八六），《文苑英華》修成，四年（九八七）修《神農普救方》一千卷。淳化三年（九九二）修《太平聖濟方》一百卷。宋太宗在這方面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探究其深層的心理原因，乃是急欲在世人人面前樹立一個儒雅仁德的君王形象。淳化三年刊刻《淳化閣帖》不外乎出於同樣目的。宋太宗本人書法並不高明，而史籍偏多溢美之辭。宋朱長文《墨池編》卷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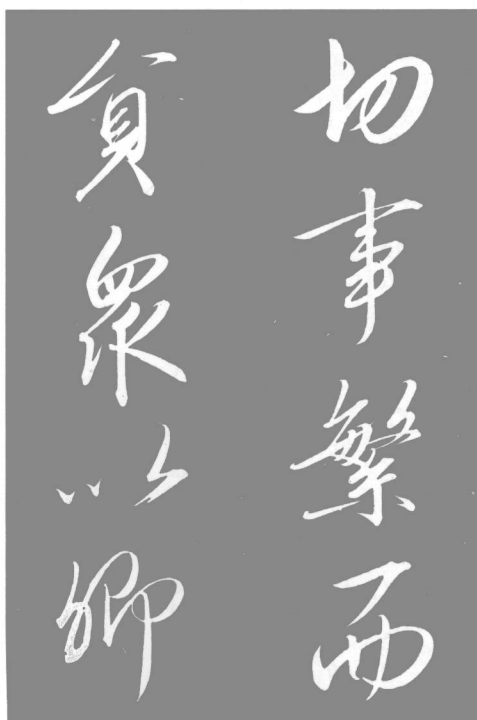
太宗方在躍淵，留神墨妙，斷行片簡已為時人所寶。及既即位，區內砥平，朝廷燕寧，萬機之暇，手不釋卷。學書至於夜分，而夙興如常。以生知之敏識而繼博學之不倦，巧倍前古，體兼數妙，英氣奇采，飛動超舉，聖神絕藝，無得而名焉。帝善篆隸草行飛白八分，而草書冠絕。

吹捧到無以復加。朱長文作為大宋子民拍皇帝馬屁，實在不能當真。米芾說：「太宗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黃庭堅說：「熙陵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同樣當不得真。據王應麟《玉海》卷廿七載：「（龍圖閣）閣上藏太宗書帖三千七百五十卷……御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軸冊。」現在幾無留存。如果宋太宗書法確有藝術價值，情況決不至此。陶宗儀《書史會要》卷六一針見血地指出「（宋太宗書）但短風韻耳。」在《絳帖》、《三

《希堂法帖》中可見到宋太宗書法，談不上藝術，蹟類普通的「老幹部書法」，與宋徽宗趙佶的書法有霄壤之別，也比不上宋高宗趙構。以宋太宗這樣低劣的藝術水準來看《淳化閣帖》，當然不會發現有什麼問題，甚至還覺得非常滿意。其實，藝術眼光的高低祇是一個方面，《淳化閣帖》這樣的文化工程充其量不過是宋太宗好大喜功的一個「成果」，一種文化粉飾的「形象工程」罷了。難道我們當真指望他來發揚傳統文化嗎？（圖三、四）

宋太宗所信任依靠的王著，是《淳化閣帖》的主持編刊者。王著，《宋史》卷二九六有傳：「王著字知微……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著善攻書，筆蹟甚媚，頗有家法。」宋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十引《楊文公談苑》：「翰林學士院，自五代以來，兵難相繼，待詔罕習王書，以院體相傳，字勢輕弱，筆體無法，凡詔令刻碑，皆不足觀。太宗留心筆札，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許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召為御書院祇候，遷翰林侍書。著善草隸，獨步一時，時智永禪師《真草千字文》，缺數百字，著補之，刻石，但見形範，而無神妙，世亦寶重之。」所謂「甚媚」、「無神妙」，可見王著書法軟弱無骨力之病。

王著書法今已無傳，楊仁愷《國寶浮沉錄》第八章《〈佚目〉書畫總目簡注》中《王著〈千字〉》項下，稱「據當時留



圖三 宋太宗書（《三希堂法帖》第六冊）



圖四 宋太宗書（《絳帖》）

長春之于蓮客所云，原件已毀」。清吳昇《大觀錄》中有周越跋文：「而著書雖豐妍熟，終慚踈慢。及是御前，莫遑下筆。著本臨學右軍行法，爾後浸成院體。今之書詔，蓋著之源流。」評王著書「踈慢」、「院體」，從《淳化閣帖》中王著書帖目題簽可得到印證。

黃庭堅說：「若使胸中有數千卷，不隨在俗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豫章黃先生文集》卷廿九）書法藝術最重氣韻，魏晉書法之高，二王書法之不可及，正在一個「韻」字，而王著書法恰恰缺「韻」，拘謹踈慢，扭捏作態唯恐失步，宜其如轅下駒，決無瀟灑出塵之概。王著受學識的局限，編刻《淳化閣帖》時不辨真偽，莫識美惡也就不足為怪了。

關於《淳化閣帖》材料的來源，上文述及的南唐叢帖為其一。南唐、吳越亡國，所藏法書名畫也歸入宋內府。《宋史》南唐世家載：「太宗嘗幸崇文院觀書，召煜及劉鋹，令縱觀。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之舊物。」此外，為廣泛收取前人墨蹟，采用官方搜集求購於民間的途徑。「（太平興國二年）荆湖獻晉張芝草書及韓幹畫馬三本……（六年）鎮國軍節度使錢惟演以鍾繇、王羲之、唐明皇墨蹟凡七軸獻。八年，秘書監錢昱又獻鍾繇、王羲之墨蹟凡八軸……（雍熙二年）三月殿直潘昭慶以褚遂良、歐陽詢、虞世南墨蹟三十本來獻。」（《宋會要》〈崇儒〉）趙孟頫說：「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以善賈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松雪齋文集》〈閣帖跋〉）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王應麟《玉海》對此都有相當具體的記載。

不管是皇家內府所藏，還是求之於民間，這些墨蹟中都雜有偽書、做書。

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下：「太宗削平僭偽，四方圖籍悉輸御府。江南文物素盛，藏蓄前代遺墨雖富，然雜以做帖。」又曰：「蓋其源得自江左，多南唐善書者取前賢語以意成之，非臨非摹，是謂做帖，藏之秘閣凡數匣。」（《石刻鋪敘》卷上）黃伯思《東觀餘論》說：「此卷偽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首云已向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而韻俗筆弱，濫廁諸名蹟間。始予觀之，但知其偽而未審其所從來。及備員秘館，因彙次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做書第若干』，此卷偽帖及他卷所有偽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跋秘閣第三卷法帖後》）《淳化閣帖》為人詬病，偽書、做書是其中最為嚴重的問題。